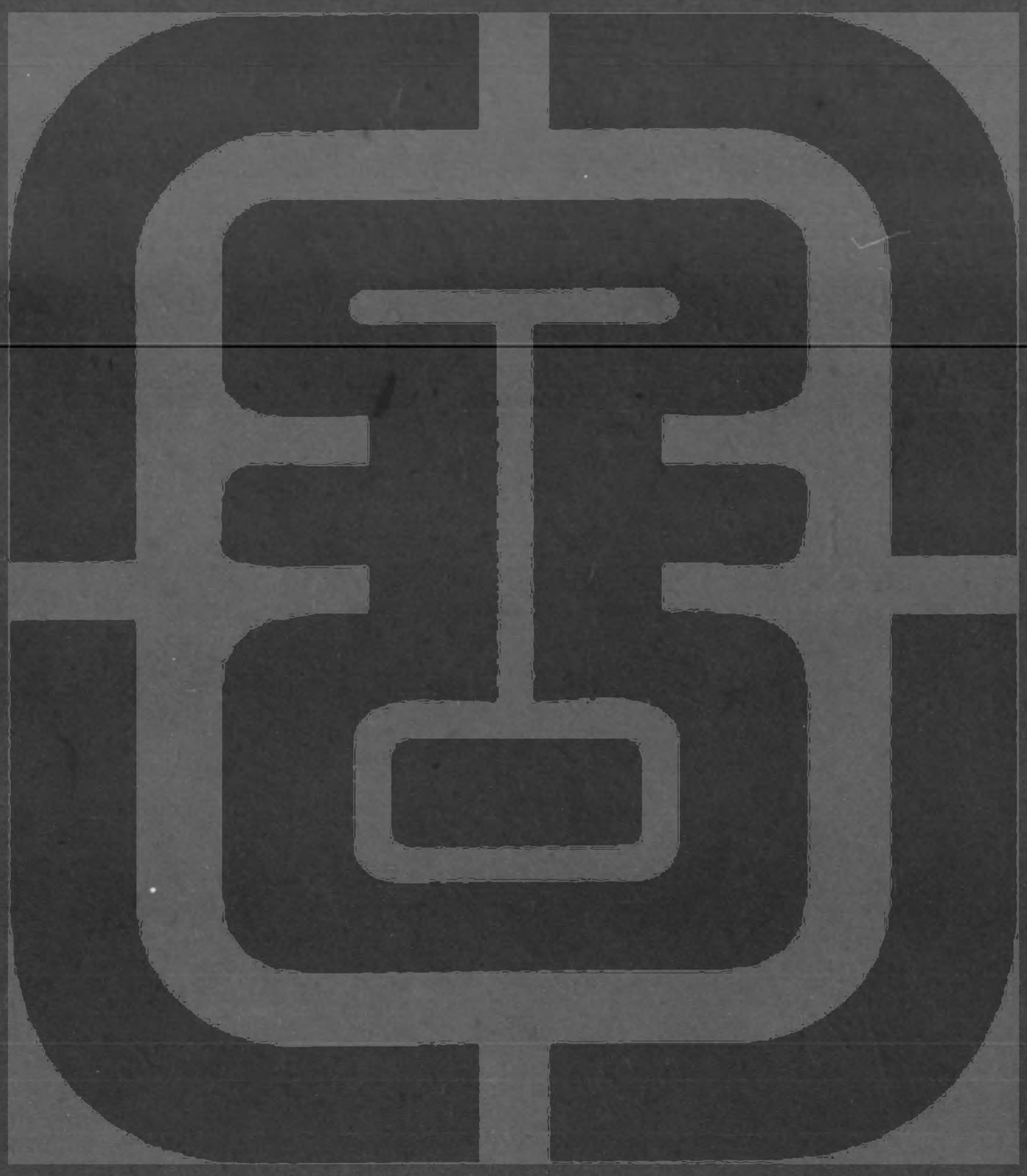

豫章漫抄四

儼山外集卷二十

長乎郡拓鐵西
嘉慶志
皇經堂
錄樂堂

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春秋人秦而書

雖百世可知固聖人餘事而其持論有多少和平氣象

宋亡多忠節論者以爲養士之報當時文山生於吉疊山生於信而草廬生於撫文謝死而吳仕魯齋在懷孟而容城在保定魯齋之赴召也實過靜修而一出一處至今議者恕魯齋而責備草廬以草廬嘗登宋科第故耳生也以濟時死也以明道是義果何如耶不然則靜修爲中行矣而竟不與於

斯文也昔夷齊微箕孔子均謂之仁人豈道無定在死生仕隱之間不足以盡之耶鄭思肖居杭終身不肯北向坐見北人則峻避之謝翺居越著西臺慟哭記惟子昂以宗姓居湖去登朕仕推封三代至親刻石以表之曰臣幸以膚敏受知列聖荷國厚恩世世子孫不能忘也此與黍離麥秀之歌玉馬洪範之事又何如耶每致疑其間而未釋及讀道園集有曰爲臣之道一也無古今異代之間則邪淫甚矣伯生於是乎失言

元至正初史館遣屬官馳驛求書東南異書頗出時有蜀帥紐鄰之孫盡出其家貲徧遊江南四五年間得書三十萬卷遡峽歸蜀可謂富矣今江西在江南號稱文獻故邦予來訪之藏書甚少間有一二往往新自北方載至亦無甚奇書而浙中猶爲彼善若吾吳中則有群襲有精美者矣

楊文公億登干越亭歎曰長洲茅屋曲水漁罾樓閣參差峯巒遠近或白雲或返照或殘雪在樹或微雨弄晴朝暮掩映誠絕境也予自饒城陸行南至餘干良田流水平林遠山觸目藹藹干越亭久廢今爲學宮下臨琵琶洲朱子注楚詞之地溪水自

玉山來者匯在十里外宛有退避之意文公品題要爲實録

虞文靖公跋趙子昂所書陰符經爲李荃僞書與余意合惟友人穆玄菴孔暉以爲此決古書也每論之便擊節不置以爲楮河南嘗奉勑書其來已久然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尚此文靖之所爲歎也

滕王閣扁吳傳朋書虞文靖公猶及見之稱其深穩端潤今閣既易地而扁不知所向往矣南昌惟鐵柱宮扁最佳豈亦傳朋所書耶字學一藝雖非六藝所急漸以廢亡而惡札徧布爲之三歎

李璋濟寧鉅野縣人元上海縣尹嘗刻九經四書送孔林

永樂十年壬辰科進士得除僉事吾鄉黃汝申翰江西是也當時有數人同除胡若思先生各題詩送之曾鼎饒安張思安皆陝西顏巽陳琦皆江西陳賞廣東錢述浙江徐則寧福建今由進士有十年不得此官者昨壬辰科及第之二人孔天胤以王親例除僉事提學河南昨以歲貢非人遞降壽州知州

甲午十月四日舟過安仁偶讀書坊宋學士文集諸
跋語有云區區富貴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
此墓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不覺感歎
宋景濂先生在元時著述每書將仕郎翰林國史院
編修官銜嘗以危太樸承旨薦授
松雪翁妙解音律自言至老不能琴而松雪之號復
有取於古琴名何耶
五日未至弋陽二十里已過龜峯溪下時新月在未
位木星入之頃刻遂出西行是日月躔牛二十度
木星尚在初度七日方交一度當是太陰亢疾所
致又明日過鉛山見費少師鵝湖首問及此彼以
爲星與月相去才五度云
木各有土宜予行清化見柿樹衢州之橘田皆異他
產饒信之間柏亦異冬初葉落結子放蠟每顆作
十字裂一叢有數顆望之若梅花初綻枝柯詰曲
多在野水亂石之間遠近成林眞可畫也
吾鄉諺云斤九鯊用以目時人之精慧者不知所本
弋陽德興產梨頗大有至一斤九兩者土人謂之
斤九梨蓋最其類之大者言之猶芋言魁也
浮梁谿山昔人謂爲一省之冠饒以饒名亦由景德

之陶焉信佳境也十月十六夜宿公館二更時大雷雨聲甚震撼是月二十二日巳屬大雪矣乃有此異

宋有兩葉夢得俱號石林姑蘇石林字少蘊官至宰執貴溪石林則南渡進士官至秘書丞知撫州今性理大全所引用石林葉氏次名西山眞氏之後者非少蘊也

瓜經見於詩比也秦故東陵瓜美始以味稱昔人謂之瓜果又謂之茶瓜蓋以之實籩而饗客矣至于今不廢廣志云瓜之所出以遼東盧江燉煌之種爲美故燉煌郡有瓜州云盧江今盧州南康九江之地亦名盧江云余伏暑時至南康食瓜殊不佳蓋西瓜也五代史載胡嶠爲蕭翰掌書記隨翰入虜中契丹破回紇因得西瓜如中國冬瓜而味甘近世葉子奇又謂自元太祖征西域始得西瓜豈誤以契丹作元耶由是言之則先時所稱瓜者自是中國之瓜而今所味啖者乃西瓜爾省城產瓜尤不佳土人惟利其子以剝仁故江西瓜仁至克贈遺爲名品云按神仙傳記青登瓜大如三斗魁玄表丹裏呈素含紅似今之西瓜矣豈可謂古所

無耶彼交梨火棗之云難以盡信可也若魏劉禎瓜賦所云藍皮密理素肌丹瓤者此何物也豈本一物而西種特嘉故得名爾陸士衡又謂其種族類數則有括樓定桃黃瓢白傳金乂蜜筩小青大斑玄骭素椀狸首虎蟠按括樓本草所載今之苦瓜也惟以入藥嵇含雲芝水芝土芝三品則皆甘瓜也張載又稱羊骸虎掌桂枝蜜筩而廣志又載魚瓜羊核瓜女臂瓜此數種豈同產而異名與惟月令所載王瓜生今類以園中早熟條瓜有刺者呼之閻尚友謂予云此非也王瓜本生土中俗稱土豆者是巳張秋厓又云非土豆王瓜生如瓜形而小亦有二種前代稱瓜者亦未之及一說匏瓜亦非瓜也乃星名今中國之瓜凡圓者總名曰菜瓜止以充蔬傳曰田中有瓜淹之以爲菹者是巳小而白色者曰銀瓜色黃者曰金瓜二種香色味皆美條而斑者曰生瓜亦曰筲瓜微小而色黃者曰黃瓜晚熟者曰秋黃瓜架而垂生至尺餘者曰絲瓜別有並蔕生者曰嘉瓜則不常產云有花類海棠而實大如桃者曰木瓜詩曰投我以木瓜是巳閩中復有一種土生如葛曰土瓜味尤甘美南

人亦以克果

都少卿玄敬南濠先生嘗云家有宋抄京房易傳許借未償比於鄱陽余少宰子積家錄之於易無所發明蓋亦自成一家言卦分世應起星氣算位卽今世錢卜五鄉六親之術小數也而文理微密比太玄頗爲易簡云

元世祖分明有帝王之度但病在好利故阿合馬桑哥盧世榮之徒易爲遇合雖敗而不悔丘處機能燒金佐國費世祖尤寵遇之其尊禮西僧本於劉秉中國祚之言大抵亦利心也其後子孫卒以淫於西僧之術而失天下帝王豈宜示人以意向哉古語有言爲名與爲利特清濁之間耳

鐵柱宮在江西省城東南隅宮之東南隅方丈甃池作石闌檻鐵柱在焉相傳爲許旌陽治蛟之物甲午冬初予與同僚偶往俯觀焉微露其端乃石爾非鐵也亦不作柱形豈厭勝所爲與

甲午十一月廿一日雪中舟行塘栖與張秋厓談元末事秋厓口誦一詩云金陵使者過江來漠漠風煙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無處不周回莫言率土皆王化且喜江南有俊才歸去丁寧頻祝

付春風先到鳳凰臺此順帝詩贈我　太祖者漫
記於此
右丞相鐵木兒塔識曰處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
於處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順帝時徵處士杜本等不至授以官故云
阿魯圖爲相議除一人爲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
柔軟非刑部可用阿魯圖曰選僧子耶若選僧子
須用強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卽是好
官何用強壯者爲
學士巉巉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
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

元順帝之失天下也此三人者皆有大臣之度而不
救於亂亡豈未能任用耶
王景彰懷遠縣人名見潛溪遊荆塗二山記卽建文
時學士也
太祖一日用舟師至江上適柁壞江東廟有樹可爲
材將取之禱于神降之籤云世間萬物皆有主一
粒一毫君莫取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
矩　太祖神之遂不伐其樹祝之曰使我有天下
當新其廟宇後乃興建巨麗故金陵江東廟遂著
名云

豫章漫抄四 終

儼山外集卷二十六

中和堂隨筆上

輟耕錄第十五卷內一則載寒號蟲云出五臺山今保定地方山中亦有之當嚴寒脫毛之時夜間鳴聲曰凍殺我凍殺我天明壘个窩至天暖時毛羽已成乃鳴曰得過且過得過且過鳳凰不如我余問其土人果然嘗舉以爲懶惰者之比

陸機赴洛船裝甚盛爲戴淵所掠及在洛乃云有屋三間士衡住東頭士龍住西頭史書若此矛盾與岳正季方近世奇偉不羈之士其言曰賢者自處淡然與物無競其功名事業必因事會而見未嘗汲

汲以求之不我用焉雖終老於耕釣不悔也夷考其平生正未能然耳豈其閱世後所見如此信乎人不可以不處患難也

韓退之自視不下李杜況以退之之所長槩李杜之所短亦宜有緩急小大之倫觀其調張籍一篇則所以推崇衛護者不遺心力非獨古人德厚無媚嫉傾擠之習亦其學力足以深知李杜之所到與文有事同而鑄詞優劣夐異者史記曰渭水盡赤漢書曰流血丹野

漢靈中平元年郎中張鈞因張角之亂上書以爲宜斬十常侍頭懸南郊以謝百姓帝怒曰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否是雖漢綱既頹不可再振而靈帝柔懦無復快意之舉若此度之於理亦豈能必然此進諫之所以貴漸而鈞之自致於殺身也悲夫

原道所論老佛孔子處以爲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按孔老同時說家所記問禮猶龍之類是已佛則遠在數十萬里之外至後漢時方有指名其謂嘗師云爾不知何所於據耶想齊梁之間佛學盛行必有一種文字漫漶推附不可窮詰

故退之闢之如此

武王伐紂伯夷非之天下不非伯夷而亦是武王世無兩可之說而有各自致之道武王非有利天下之心也伯夷叔齊非有利武王之心也是故惟伯夷能諫武王而武王能受伯夷之諫而自致天下之治也宰相求士於天下天下之亂也天下之士有求於宰相宰相求士將以任天下之事也則因事以量士士盡其才而事理矣天下安得而不治士求於宰相志於爵祿也宰相以天子之爵祿私於士士之求愈多而爵祿不足以應之天下安得而治

予嘗欲節取韓文自爲一編以附諸子之後吾鄉曹安先生云韓退之嘗取已文二十六篇爲韓子則韓公亦已自有斯志特未知二十六篇今是何等文耶

詩人多以一聯一句得名傳世甚以一字不朽者有之宋陸放翁游敏於作詩自詠曰八十年來萬首詩今劍南藁所存誠富矣可以傳不朽者恐亦無幾五代王仁裕平生作詩亦萬餘首集爲百卷號西江集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不羈年二十五始

就學年七十七卒贈太子少師性曉音律石晉初定雅樂奏於永福殿仁裕聞之曰黃鍾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果有兩軍校鬬於昇龍門外嘗夢剖腹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因以西江名集云集今人間希有萬首之中豈無春草澄江之句黃鶴樓之一篇耶詩殆未易以多寡論也

西漢風俗最近古但其趨勢附炎雖士大夫公爲之顧不如後世者特甚觀之田竇霍衛與翟公之門殊可致憾雖有灌夫任安輩稍足以激俗然過於黨矣後來上書頌莽者至四十八萬又何怪乎其所由來非一日矣

世本叙黃帝以來祖姓所出史遷所從取以作史記者隋經籍志謂漢初得其書蓋出於秦焚之後宋洪景盧謂其書今亡不知於何時亡耶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其意以爲爲善雖無近名然善不可不爲爲惡雖無近刑然惡不可爲或曰無以近名爲善無以近刑而不爲惡二說爲得老氏之旨

筆談諸書所記張元吳昊事謂趙元昊之爲宋患二

人爲之主謀至謂范文正公遣急騎追之不及予意元昊自是黠虜因二人而知中國事機則有之謂元昊之事盡由二人恐或未然也好事者欲以激邊帥之待士耳按當時張元吳昊與姚嗣宗俱關中人以氣俠相友善嗣宗題詩空同山寺云南粤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空同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又云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元有雪詩云五丁仗劒抉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昊有鸚鵡詩云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皆麤豪負氣之士而嗣宗聽松春眠之句頗爲蘊藉後嗣宗遂入范公幕府不甚見勳業彼二人者獨能震蕩一時耶

乘舟之詩爲伋壽而作也左傳云宣公烝於庶母夷姜生伋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公子朔譖伋子宣姜者宣公所納伋之妻也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遂兄弟併命按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一月立至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烝亂而伋子即以

次年生勢須十五歲然後娶既娶而奪之生壽又生朔朔已能同母譜兄壽又能代爲使者以越境非數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十九年間消破此事不得常舉以問穆檢討伯潛伯潛以爲宣公滏烝之事當在未即位之前果然則夷姜生伋子時其父已在不應遂認爲已子終未得其說耳

士之遇不遇信乎有命也漢武時有白首爲郎者問之曰昔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貌而臣貌醜今皇帝好少而臣已老盧照鄰亦自謂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聘贊士已廢豈非命哉

詩三百篇聖人悉被之絃歌蓋樂章也其所刪者非獨以其詞而已今詩中有三章而詞義無大相遠者如螽斯樛木之類蓋樂之三成猶今之三闋三疊是已

大雅小雅猶今言大樂小樂云嘗見古器物銘識有筦曰小雅筦有鍾曰頌鍾乃知詩之篇名各以聲音爲類而所被之器亦有不同爾後人失之聲而獨以名義求者非詩之全體也

寒煖氣也寒屬天煖屬地西北高近天故多寒東南

早入地故恒煖大抵近天氣轉旋極急而極寒道家謂之罡風莊生謂之羊角風

天陽也其氣寒地陰也其氣煖煖中得寒則成故萬實告成皆在寒凉之候寒中得煖則施爲雨雪是也

陰陽和而雨澤降和者兩交之謂地氣上升天氣下降交於其中則雨天氣健故降速地氣重故升遲是故雲雨去地不遠若地氣升而天氣不下接則散而爲風天氣降而地氣不上承則雨而爲霾

霜本露所爲蓋水土輕清之氣上騰而薄天之氣則結而下降故有嚴霜必有烈日其氣清明也南方有厚霜若花者土人又謂之毛頭霜是日立雨蓋氣升而上逢和氣則不能結而早墜雪霰亦然山極高處無霜露水土之氣微故也

術家以人生所值年月日時推算吉凶而必歸重於日主頗亦有說夫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皆生於日積日而後成月積月而後成歲故日干最爲重蓋日躔於子宮則謂之子時丑寅之類皆然無日則無時而月與歲皆無從推矣雖小道亦嘗窺測陰陽之際者

火炎上水潤下金從革木曲直土稼穡此五行之中
氣也凡過則爲害而金火尤甚五星惟熒惑太白
出必爲禍而木則謂之福德土則謂之鎮星所至
必有福焉
三皇五帝之法後世所存者無幾秦始皇極不道而
其所爲後世有不能改者三事稱皇帝一也郡縣
二也長城三也
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乃居上耳此汲黯語也長
孺在漢廷號不學何其言之悲壯明快若是萬世
而下讀者如新韓退之一生用力於文章求如漢

人此語者無之崔編修銑子鍾亟以予言爲然
陸務觀有言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
長短句獨精巧富麗後世莫及蓋指溫廷筠而下
云然長短句始於李太白菩薩蠻等作蓋後世倚
聲塡詞之祖大抵事之始者後必難過豈氣運然
耶故左氏莊列之後而文章莫及屈原宋玉之後
而騷賦莫及李斯程邈之後而篆隸莫及李陵蘇
武之後而五言莫及司馬遷班固之後而史書莫
及鍾繇王羲之之後而楷法莫及沈佺期宋之問
之後而律詩莫及宋人之小詞元人已不及元人

之曲調百餘年來亦未有能及之者但不知今世之所作後來亦有不能及者果何事耶

東坡小詞山谷亦謂其於音律小不諧亡友徐昌穀禎卿嘗爲予道東坡一日顧一優人解音者問之曰我詞何如柳耆卿荅曰相公詞須用銅將軍鐵着板唱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英雄柳學士詞却用十七八女兒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爲之一笑

胡致堂之論則曰詞曲至於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堂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爲皁隸而柳耆卿爲輿臺矣然世必有知言者

先秦兩漢間書名爾雅曰故者如毛詩故魯故后氏故翰故杜林倉頡故曰微者如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曰通者如陸君通白虎通風俗通之類魏晉而下則華靡矣宋王景文有詩總聞聞音曰音韻聞訓曰字義聞章曰分段聞句曰句讀聞字曰字畫聞事曰事實聞人曰人姓號聞物曰鳥獸草木器物聞地曰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共十聞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觀其命名已得古意惜未得其書而讀之也戊戌歲借錄於李文

選開先其書頗與朱傳不合亦多前人所未發云

正德乙亥六月一日未時龍下東南隅自雲中接地玄雲一縷中蜿蜒須臾雲盡散騰驤於虛中望之可縛冉冉而墜已而一龍下少南若初煙霧中雙垂疑若兩龍然雲亦盡散而墜頃間復自下從薄雲而升余居海濱四歲數見龍未有若斯之奇者也是日北蔡民項鼎家爲龍火燒焚壓死者凡七人亦龍災也

劉瑾弄國日納賂其門者謂萬爲方千爲千宋時以萬爲力千爲撇至今尚有謂千爲撇頭者俚語亦有從來哉

洪武二十三年福建布政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初上命禮部遣使購天下遺書令書坊刊行至是三書先成進之

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姓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古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是也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是也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是也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塵氏於事則巫土匠

陶是也蓋別姓則爲氏卽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氏華氏之類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

中和堂隨筆上

儼山外集卷二十七

中和堂隨筆下

昔人收蓄蘭亭多至三百餘匣當時好事其盛若此今何寥寥耶間有流傳摧泐之餘考其工拙往往俱有可喜語云蘭亭無下本信哉吾松舊有數刻家臥時搜得一石於郡齋及承乏國子復得一石於載道所合爲一帙克匣藏一種夫金珠犀玉之珍雖號一時精絕安知後出者不愈勝耶惟是懷易嗜寡之物好古之士宜以日惜之可也

儒先謂月中山河之影電爲光於同雲之際皆非也陰精之融而未盡者月也陽光之迸而成形者電

也故日中之烏亦陽精之融而未盡者也故日月物也非神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余往來漕渠未嘗不三致意焉通塞者天幸也使北方無惰農有此焉而不恃可也國家詳於講漕而畧於講農豈未之思乎

吳淵頴立夫所著有樂府類編辨次其時代又有楚漢正聲專取宋玉司馬相如楊雄柳宗元四家之作惜未見其全書

每歲濱海之地至秋間輒有颶風挾雨推潮而上謂之風潮然不常作作輒損秋田木綿豆尤甚余今年四十有六凡經幾次惟今嘉靖元年七月廿五日尤異余所居小樓頗堅亦動搖不已其尤異者則北風挾雨擁入北窻如注雨皆自下而上飛灑屋梁先壠新建兩石亭皆摧倒予夫婦相對而泣兩年精力一旦盡矣自餘各處小房屋頹塌數十間皆可不問惟壓死一小兒夫水逆行謂之洚水若茲雨者不亦可謂之洚雨乎

葉文莊公水東日記載熊天慵先生朋來文深所推與余近見其鍾鼎篆韻序文尤博雅朋來墓誌見虞文靖集

王源字啓澤別號韋菴永樂甲申進士福建漳州龍
巖縣人爲松江同知奏免逋租數十萬金寔文集
洪武三年庚戌徐士全榜見蘇志十八年乙丑景清
榜
魏尚守雲中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享賓
客軍吏賓客所該尤廣凡游說探諜之人皆是此
雲中鴈門尤要策也宋田錫謂厚賜將帥使之賞
用足充供億若在今日能使將帥不刻減軍士抑
亦可矣
龍鳳十二年實爲丙午丁未爲吳元年

葉宗行松江上海人永樂間以言事稱　旨擢知錢
塘縣清白自將均徭役簡詞訟民甚親之卒於官
浙江按察使周新自爲文祭之曰惟錢塘之山水
與公萬古同清
宋宰相王淮字季海本　朝黃閣老淮字宗豫皆溫
州人元大德間有王淮字玉淵博學美容儀嘗受
業於石塘胡先生大德間授瀏陽州教授歷松江
路判官處州人
陳迪字景道少倜儻有志操領洪武乙卯鄉薦辟郡
學訓導嘗爲郡撰萬壽賀表　上覽而異之除翰

林編修進侍講預修大典擢山東布政司左叅議
捕蝗弭盜民甚德之再遷雲南左布政時普定曲
靖烏撒烏蒙諸夷煽亂迪擊破之捷聞有白金綵
幣之賜召入爲禮部尚書革除二年朝廷因災求
言迪條陳清刑獄恤流民等事多見采納尋加太
子少保辭不受靖難師起迪與太常寺卿黃子澄
兵部尚書齊泰等上書陳論大計事敗　文廟召
迪等責問迪抗辭不屈遂與子丹山鳳山等六人
同日伏誅子孫俱盡迪旣刑人於衣帶中得詩有
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
明於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蒼
頭侯來保者拾其遺骸以歸是時宗姻悉戍邊徼
洪熙改元始詔釋之同時有俞逢辰者字彥章水
陽西鎮人洪武初選充奬府伴讀靖難師起嘗以
力諫被誅先是逢辰寓書其家示以必死是至果
然尋得之王給諫蓋云
葉春字景陽海鹽人由吏員仕至刑部右侍郎
唐以雄緊望三等分別內郡縣以上中下二等分別
外郡縣
憑益字損之慈谿人永樂九年鄉試舉人盛有時名

水東日記載其以人才薦內閣試記里鼓賦曳白而出以爲無實後以館於曹欽家與謀逆伏誅嘗爲隴西教諭近見清道觀天開圖畫記文亦時作孫權有舸名馳馬曹眞有騎曰驚帆正堪作對

唐庚子西眉州人及登東坡之門予在蜀時欲爲刻其文而未成詩刻在綿州亦嘗爲補亡數首近見次强幼安冬日旅舍五言云殘歲無多日此身猶旅人客情安枕少天色舉杯頻桂玉黃金盡風埃白髮新異鄉梅信遠誰寄一枝春又次留別七言云白頭重踏軟紅塵獨立鴛行覺異倫往事已空誰叙舊好詩乍見且嘗新細思寂寂門羅雀猶勝纍纍冢臥麟力請宮祠如意否漸謀歸老錦江濱

其文筆尤勝嘗云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最尊史記而不取漢書當是爲新唐書發憤之過也又謂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往往舍難而趨易故文章罕工此論亦當

王文恪公筆記稱王行止仲才敏蘇志傳在文學止仲嘗識姚少師廣孝於未遇中皆圖王斷伯之人然止仲死於藍黨固豈其學術所遭有幸不幸哉

曹子建號繡虎王仲宣泥下潛蛙鄧艾伏鸞陸雲隱

鵠皆喻其文也見玉箱雜記

隋煬帝命虞世南等四十人選文章自楚辭訖大業共五千卷爲一部今所存者無幾

天文分野角亢氐屬鄭兖州東郡入角一度東平任城山陰入角六度濟北陳留入亢五度濟陰入氐一度東平入氐七度泰山入角十二度房心屬宋豫州潁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二度沛郡入房四度梁國入房五度淮陽入心一度魯國入心三度楚國入房四度尾箕屬燕幽州涼州入箕十度上谷入尾一度漁陽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渤海入箕一度樂浪入箕三度玄菟入箕六度廣陽入箕九度斗牽牛須女屬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虛危屬齊青州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濟南入危一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入危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菑州入危十四度營室東壁屬衛并州安定入營室一度天水入營室八度隴西入營室四度酒泉入

營室十一度張掖入營室十二度武都入東壁一度金城入東壁四度武威入東壁六度燉煌入東壁入度奎婁胃屬魯徐州東海入奎一度琅琊入奎六度高密入婁一度城陽入婁九度膠東入胃一度昴畢屬趙冀州魏郡入昴一度鉅鹿入昴三度恒山入昴五度廣平入昴七度中山入昴八度清河入昴九度信都入畢三度趙郡入畢八度安平入畢四度河間入畢十度眞定入畢十三度觜參屬魏益州廣漢入觜一度越巂入觜三度蜀郡入參一度犍爲入參三度牂牁入參五度巴蜀入參八度漢中入參九度益州入參七度東井輿鬼屬秦雍州雲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鴈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上黨入輿鬼二度柳七星張屬周三輔弘農入柳一度河南入七星三度河東入張一度河內入張九度翼軫屬楚荊州南陽入翼六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入翼十二度零陵入軫十一度桂陽入軫六度武陵入軫十度長沙入軫十六度此二十八宿分屬十有二州星家相傳若此余每求其說而難通夫天常運而不息地一成而

無變以至動求合至靜未易以齊此其難通者一也若以爲形象所主必有相當氣類之應乃出自然不應各有入度之限況天之一度當地之二千九百餘里則天大而地小尤礙脗合此其難通者二也且以輿地言之閩粵交廣通謂之揚州實當中國之半而分星所屬止此此又地廣而天狹矣此其難通者三也姑記所疑以俟深明此學者辯焉

雲間陸深子淵著

不肖孤楫泣血校刻

史通會要卷上

儼山外集卷二十九

建置第一

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王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 歐陽修文

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黃帝之世倉頡沮誦實居其職夏則終古商則高勢孔甲尹逸皆其選也周官大備則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而記言記事之職殆專官也成王之史佚楚之倚相晉之伯黶魯之丘明晉之董狐齊之南史則其人也秦有太史令

胡毋敬漢興武帝始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爲之凡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楊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事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雖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後漢明帝以班固爲蘭臺令史又徵楊子山詣蘭臺則蘭臺者當時著述之所也帝詔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冀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諫議大夫李克復命侍中伏無忌諫議大夫黃景共作漢記和帝永元初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延篤續之章和已後則有東觀撰集其中都謂之著作靈帝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續記於此至晉太始中秘書司馬彪漢記始成而華嶠又刪定爲後漢書魏氏都鄴黃初好文尚書衛紀繆襲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王沈中郎阮籍司徒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並典撰述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晉元康初又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以來以佐名施於作下故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章

傳若正佐有失則秘監司之其有才堪述作者雖居
他官兼領著作亦有已爲秘書而仍領著作若晉之
華嶠陳壽陸機束皙南渡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
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著作之選也
晉康帝嘗以武陵王領秘書監以增重史事齊梁乃
置修史學士陳氏因之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
爲撰史學士又有劉涉謝吳許善心之類皆與焉北
朝元魏初有崔浩高閭之徒爲史官洛京之末則綦
雋山偉更掌文史齊周及隋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
修國史自餘史官則稱自領而已若魏收柳虬王邵

魏澹諸葛頴劉炫亦各一時也隋煬帝置起居舍人
二員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
時號得人唐初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視舍人
每天子臨軒侍立玉堦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右人
主有命退而録之以爲起居注起居注者編年記事
言最詳審後來作史者資焉于時工部尚書温大雅
首撰起居注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與著作郎
共編爲實録實録者録一帝之事蓋始於梁云若令
狐德芬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李安期顧胤高智
周張大素凌季友斯並當朝所屬也武德時史官屬

秘書省著作局貞觀間移史館於門下省之北宰相監修而著作局始罷龍朔中改名左右史云及大明宮初成則置於門下省之南修撰史事或以他官兼領而品卑者亦與焉自武德迄於長壽若李仁寶敬播之才美許敬宗牛鳳及之繆妄妍媸判焉韋執誼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云者猶起草也宋制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爲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修撰以朝官充直館檢討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曆及圖籍之事國史別置院於宣徽北院之東謂之編修院故事修撰官直館分季撰日曆上判館撰次大中祥符九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爲史館修撰天聖元年石中立以戶部郎中充史館修撰並以物議不與史事而罷仁宗重史事勑宰相爲提舉參政樞副爲修史其同修史以殿閣學士以上爲之編修官以三館秘校及京官爲之史畢乃罷元豐官制別置國史實錄院以首相爲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爲修國史侍從官爲同修國史庶官爲編修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爲修撰餘官爲檢討元祐初復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年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紹聖間復以國史院歸秘書省高宗南渡初即秘書省復建史館以省

官兼檢討校勘以從官充修撰紹興間移史館於省側後併爲實錄院宰相監修檢討校閱當是之時專史職者修撰而已孝宗時召李燾洪邁修五朝史皆奉京朝不兼他職紹熙末陳傅良直學士院請以右文殿秘閣二修撰并舊史館校勘爲史官又增檢討官三員以畢高錄自後竟無專官而傅伯壽陸游皆自外召以爲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官元世祖初以命王鶚至順帝修宋史以脫脫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爲總裁官偏任國族豈立賢之路未廣乎暨　皇朝之紹統也

高皇神聖首以宋濂爲起居注洪武二年詔修元史以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爲監修宋濂王禕爲總裁徵山林之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壎曾魯高啓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篪傳恕王錡傳著謝徽十六人爲修史官三年續修則趙塤朱右貝瓊朱世廉王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張宣李汶張簡杜寅俞寅殷弼凡十五人而宋濂王禕復爲總裁十四年定制以修撰編修檢討爲史官又有秘書監弘文館及起居注應奉等官後皆廢罷迄今修史以勳臣官高者一人爲監修內閣官充總裁學士等官

克副總裁詹坊經局皆豫纂修之事而惟修撰編修檢討稱史官焉

自古列國偏朝各有史官若史克史蘇史趙史墨之類皆世官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是矣晉之屠黍以圖法歸周澠池之會命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即其事也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蜀漢稱王崇許蓋又郄正爲秘書郎陳壽評諸葛不置史官誣矣吳大帝有太史令可孚郎中須峻歸命時有韋曜周昭薛榮梁廣華覈又有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焉僞漢嘉平

公師彧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前趙之和苞後趙之徐光前燕之杜輔後燕之董統前涼之劉慶南涼之郎韶李成之常璩畧可考見前秦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符堅取而觀之焚滅其本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夏有天水趙思群北地張淵並著國書周建六官乃改著作正郎爲上士佐郎爲下士蓋有意於倣古云唐之則天武三思祝欽明並知史事劉知幾嘗爲著作佐郎後唐之張昭遠晉漢之賈偉柴周之王溥孟蜀之李昊與南唐之高遠徐鉉各有所錄毛文錫之記蜀事范坰林禹之記吳越

聊備一隅若夫史愿之述遼亡劉祈之識金滅亦首
丘之義存焉

夫彤管風存厥稱女史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
朝則有女史昔楚王燕遊蔡姬許從漢武帝時有禁
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斯女史之職
乎隋之王邵請置女史文帝不省事不施行若漢之
班婕妤唐之上官婉兒蜀之花蕊夫人並以嬪嬙典
習文史豈其流與宋制則以內夫人凡六人輪日修
起居至暮封赴史館正其職也
亦有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漢魏之陸賈魚豢晉
宋之張璠范曄時方賴之山林紀載者復有野史若
太和甘露之記有書無人其於正史或有裨焉
右歷代史官採其名姓尤章章者著于篇職業有上
下學識有淺深與夫世道推移粗可覽觀矣

家法第二

自古史之爲體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
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
尚書出於上古至孔子得虞夏商周之典刪定爲百
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或曰尚上也
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

史所書故曰尚書也其義如此蓋書主號令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若禹貢洪範顧命所陳各止一事又一例云至晉魯國孔衍乃删次漢魏諸史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二十六卷别有汲冢周書者凡七十二章言愧雅馴殆好事者所爲也太原王邵隋書凡八十卷亦准尚書云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言有可稱則一時咸載如事無足紀故寧畧而不文自周之衰此體廢矣君懋隋書可謂畫虎不成者也乃若帝王無紀公卿闕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典要之所急焉

春秋始作出於三代故有夏殷春秋其所記太丁時事也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墨子所見蓋有百國春秋云至孔子遵魯史以修春秋爲一王之法故能千載不刋比於六經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蓋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國史所宜宗法如晏子虞卿呂氏陸賈之書本無年月亦號春秋何與至太史公之著史記也頗宗斯旨惜乎謹嚴衮鉞之意微不過整齊故事耳又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出於丘明孔子既作春秋而左氏述傳斯則訓釋之義乎觀左氏之釋春秋也文見於經而事詳於傳或經闕而傳存信聖人之羽翼也至漢劉歆始傳其書史漢行世有厭煩者獻帝始命荀悅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晉著作郎樂資追采國策史記爲春秋後傳凡三十卷如張璠孫盛干寶徐爰裴子野吳均何元之王邵等作名雖各異咸以左傳爲準的云

國語亦出於左氏丘明既傳春秋又稽其逸文遺事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起自周穆終于魯悼列爲國語合二十一篇亦經傳之流亞與嗣有戰國策合二周三晉秦齊燕楚晉宋衛中山十二國凡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即簡以爲名或曰游士之謀策也孔衍又刪爲春秋後語蓋除去二周三晉及宋衛中山所留者七國而已至司馬彪乃錄漢末之事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凡九卷亦國語之體例也三國鼎峙地實諸侯所在史官各記國事蓋將企踵班馬比跡荀袁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出於司馬遷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創新義例解散編年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義

起於彼勒成一家可謂豪傑特起之士班書嗣興不幸失其會通之旨而司馬氏之門戸衰矣後來所續若梁室之通史元魏之科録李延壽之南北史並史記之苗裔也

漢書出於班固固因父業乃斷自高祖終于莽誅爲紀志表傳目爲漢書制作之工後莫能及尋其創造皆准子長第改書爲志而已自東漢已後遞相沿襲曰記曰志體製皆同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乃若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探尋易爲功云

右六家俱存淳朴既散之餘所爲祖述者惟左氏班氏二家而已

品流第三

自正史外其別流復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録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

粤若陸賈之楚漢春秋樂資之山陽載記王韶之晉安陸紀姚梁之後畧是謂偏記戴逵之竹林名士王粲之漢末英雄蕭世誠之懷舊志盧志行之知己傳是謂小録大抵偏記小録之書皆記卽日當時之事

求諸國史最爲實録但言多鄙朴事乏倫類徒爲後來作者删削之資矣

乃有好奇之士樂爲補亡和嶠汲冢記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瑔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夫逸事皆前史所遺多益撰述及妄者爲之則殺亂難據世有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搆虛詞徒驚愚俗甚哉其弊也

劉義慶有世説裴榮期有語林孔思尚有語録陽松玠有談藪此之謂瑣言夫瑣言者嘲謔調笑之餘用資談柄可助筆端至於褻狎鄙穢出自床笫徒在紀録之次有傷名教者矣

若夫鄉人學士之所編記如周稱之陳留耆舊周裴之汝南先賢陳壽之益部耆舊虞預之會稽典録此謂郡書郡書者一郡之書也流布他邦鮮知愛異若常璩之詳審劉炳之該博能傳不朽者蓋無幾焉

楊雄家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曆此皆出其子孫以顯先烈所謂家史者也家史者正可行于一家難以播於鄉國若夫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矣

劉向之録列女梁鴻之録逸民趙採之録忠臣徐廣之録孝子謂之别傳此皆博採前史稍加新言寡聞

末學之流於是乎取材焉

志怪者則有祖台搜神者則有干寶劉義慶之幽明劉敬叔之異苑皆謂之雜記其所論神仙之道幽冥之事若夫服食鍊氣或可以益壽延年福善禍淫聊取諸勸善懲惡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斯義何取焉

地理之書若盛弘記荆州常璩志華陽國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是也厥若朱頴所採浹於九州闞駰所書殫於四國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郭山川徵諸委巷用爲故實鄙哉

巷夫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是之謂都邑簿者也夫宮闈陵廟之矩矱必明門觀街廛之制度可則史之所不可闕者與及其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茲又何益於學者焉

右十品具列史之流派備矣至於呂氏淮南玄晏抱朴皆以敘事爲宗抑亦史之雜也既別出名目不復編於此

表例第四

觀夫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史春秋之嗣書也詎可闕與凡以師其意而不屑屑其跡故各類而論之

夫史之有紀也紀綱庶品網羅萬象篇目之大無過於此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始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弗失至紀項羽則名實乖矣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號如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竟不編年何紀之有夫紀者義以編年爲主惟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則書之於年月其瑣屑委曲付之列傳而已近代魏齊二史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全類傳體何哉迷而不悟也

夫史之有世家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如古諸侯乎古之諸侯皆即位建元有世可傳有家可宅周之東遷王制大壞五伯七雄至於楚漢其事異矣司馬遷之記諸國也編次之體與本紀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名爾至如陳涉世家可謂自相矛盾者矣

夫史之有傳傳者列事也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有傳也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迨于孟堅益以精密夫傳之爲體大抵相同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同書一傳合體成篇陳勝胡廣是也亦有事跡雖寡

名行可崇雖寄在他篇爲其標冠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以後史氏相承或曰傳者傳也古人以傳之不朽爲難也夫史之有表也所以標記時事春秋戰國之世天下無主群雄錯峙各統世年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張一目盡見若兩漢御曆四海一家矣又安用表厥王侯者哉班氏之表人物也則又異矣區別九品網羅千年論世則間語姓不同亦何藉而爲表乎且不關漢事而編入漢書可謂贅庵之甚矣何法盛雖改爲注蕪累亦多晉氏播遷五胡鼎沸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有切要矣

夫史之有志也其昉於太史公之八書乎班氏則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録何法盛曰說魚豢曰畧其名殊其實一也析而論之則有禮樂刑法律曆郊廟食貨天文藝文五行百官輿服地理符瑞祥異釋老大抵其流十有五六而已通其因革之宜彙以名物之數信作者之淵海也至於名實之際有可議者矣天文志體分濛澒色著青蒼月會星占渾天裨竈之說施於國史何代不可藝文志篇目多同頻煩互出四部七録中經秘閣之流萃於一代頗乖節

文畫蛇添足豈類是與凡作史者宜除此篇必欲爲志但書其時彗孛氛祲晦明薄蝕如熒惑退舍月犯少微之類是已名賢撰述文儒校讎萃在一時所宜收拾如宋孝王關東風俗記唯志鄴中之類是已大抵史所可志其最有三一曰都邑二曰氏族三曰方物何者宮闕制度朝廷軌範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是故宜撰都邑志列于輿服之上五材所需百貨饒布任土作貢會計職方是故宜撰方物志列于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未斬是故宜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諸如此類並從隲揚故曰

紀傳易而志難信哉

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也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科條若干令升之勒成晉紀可謂史例中興矣雖然凡天子廟號書于卷末而晉孝武不曰烈宗凡人以字行者並書其名而齊斛律不言明月豈踐言之難乎

夫史之有別也蓋以職分左右紀有事言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是故桓文盟會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繆公誡誓言之大者也而春秋無錄其斷可識矣左氏爲書文兼乎事史漢則不能然如賈誼鼂錯

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尚錄言而已後史相承不改其轍至干寶議撰晉史以爲宜準左氏其臣下委曲仍爲譜注頗爲時所宗焉

夫史之有斷限也蓋以正厥疆里別其源流爾昔尼父之定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稽古帝堯左氏之傳經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此皆文理於義非濫軼也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何者馬記以史制名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班書特漢標目但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過此以往不其駁與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豈非濫與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他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矣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刋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

夫史之有題目也婉而成章先出義例上古墳典其來遠矣逮於史漢頗有條理姑舉列傳論之有文少者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已有字繁者惟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衞諸葛是已又有人多而姓同者則定數以結之若二袁四張二公孫是已降及蔚宗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內子孫

代出附之祖先魏收因之則又甚矣題司馬以僭晉目劉宋爲島夷萬世之公其究安在

夫序所以序作者之意也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誠欲暢達其旨必資先容今史漢表志雜傳時復立序夫史以記事爲宗自與詩書殊例至於文苑儒林序列首簡不有類於疊牀乎自蔚宗而下彌文勝矣

夫史之有論也蓋從省文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苗裔耶班孟堅曰萬石君之爲父浣衣君子非之王楊孫裸葬賢於始皇遠矣皆以補書本傳事無重出者也後來作者每卷立論篇終有贊曰序曰銓曰評曰議曰述曰譔曰奏或自顯姓名或列其所號或通稱史臣咸矜衒文采豈知載削之旨哉

夫史之有附出也攀附他傳以顯名稱若紀季入齊顓臾事魯咸託附庸所謂青雲驥尾是也今夫邵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得以傳之不朽者豈有假於編名作傳哉

夫史之有補注蓋古之傳也傳取其轉注取其流義則一也觀夫掇衆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之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之

世說頗有補裨焉至於拾厥棄捐務爲容澤殆其失也

右義例十餘作史者參伍以變曲暢而通製作之道其庶幾矣若夫神而明之固筌蹄云爾

史通會要卷上

儼山外集卷二十九